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谭士珍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谭士珍 著

袁隆平

借 书 日 期 单

杂 交 水 稻 之 父 ——袁隆平

谭士珍 著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0)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199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25 插页：2

字数：111,000 印数：1—3,000

ISBN7—5404—0570—8

I·461 定 价：2.00元

序：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陈洪新

我国籼型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是世界一大奇迹。这个奇迹的创始人的名字叫：袁隆平。

袁隆平是个很普通的人。在生活中，他为人坦诚，不工心计，且不修边幅，同事们称他叫“油榨鬼”。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有理想，有抱负，有毅力，有信心，是个为国为民忘我劳动、百折不挠、艰苦创业的人。这也正是他取得巨大成功的秘密所在。

袁隆平是新中国培育出来的首届大学本科毕业生。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袁隆平，他为中国也为全世界寻找到了一个消除饥饿的良方。他的名字，传遍了神州大地，也传遍了五大洲四大洋。然而，这位举世瞩目的著名科学家，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和荣誉？本书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运用文学的手法，对袁隆平、他的亲属和同事们，多侧面地进行了生动的叙述和描写，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我相信

广大读者一定会从中受到裨益，加深对这位“杂交水稻之父”的了解和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当今世界上，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增强国力，已成为许多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我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总产值再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同样要靠科学技术。可喜的是，袁隆平在鲜花和荣誉面前表现得十分冷静。他是一个富于幻想永不满足的人，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他又提出两系法籼粳亚种间杂交和一系法远缘杂交（种间以上）。现在，杂交水稻一代超常的“优生儿”正陆续从母腹中降临，即将投入广阔田野的怀抱。它们的生长、发展和奉献，将会使我国粮食生产的局面进一步改观，那种“糠菜半年粮”的穷困面貌将一去而不复返了。袁隆平对人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像他这样著名的科学家，是应该有一部传记的。现在，《袁隆平》终于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做为袁隆平的同事和朋友，更加感到亲热和喜悦。

我衷心期待他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福音。

1989年10月

目 录

序.....	陈洪新
小引.....	(1)
一、科学家每项发明的灵感，似乎都受到外部世界的启迪，袁隆平的启迪又是什么呢？.....	(3)
二、世界上没有一种科学不是从幻想开始的；然而科学的目的，就是要把幻想变成现实.....	(12)
三、苦恋了三年的女友把他甩了，然而邓哲却爱上了三十四岁的单身汉.....	(17)
四、不愿从零开始的人，永远在原地踏步；决心从零开始的人，才可能成功地迈出第一步.....	(26)
五、伟大的发明悄悄在成长，有人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幸亏那纸公函救了它.....	(34)
六、灾难，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对于强者却是一块垫脚石.....	(43)
七、此路不通，出路又在哪里？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51)
八、袁隆平妙语惊人，众弟子忠心保主，使人联想起一个美妙的神话故事.....	(59)
九、二弟有喜又有忧，三哥有忧又有喜。木麻黄树下尽	

风流.....	(68)
十、李必湖旗开得胜。尹华奇喜结良缘。袁隆平高兴地说：“高级！高级！高级！”	(75)
十一、科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虽然曙光就在前头，可他们又遇到了困难	(84)
十二、当父亲病危的时候，袁隆平，你在哪里？当母亲病危的时候，你又在哪里？	(96)
十三、七年春节，七年别离。他们共同分享久别重逢的甜蜜	(106)
十四、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在崇高的荣誉面前，他在想些什么？	(112)
十五、他把杂交水稻研究划分成三个战略阶段。“中心”的人称他“活菩萨”	(119)
十六、他刚回到安江农校，不料“中心”出了大事故	(127)
十七、袁隆平连获三个国际性大奖。在中外记者采访他时，一个老农突然而至	(136)
十八、爱人出了车祸，袁隆平还在“中心”举行集体婚礼	(145)
十九、袁隆平说：“今天是我们昨天的理想，明天才是我们的未来。”	(153)
后记	(159)

小 引

地球是很大的，但现在显得太小了。全世界人口达50亿，其中我国人口占11个亿。多少年来，对于我们这个居世界人口之最多的泱泱大国来说，头号要紧的事莫过于吃饭了。我国仅有全世界耕地面积的十四分之一，可是要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人均耕地面积才一亩半，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印度的五分之二。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些有限的耕地，年年还因各种情况的占用逐渐减少。近八年来，全国减少耕地面积三千八百多万亩，这个数字比日本全国耕地的一半还多。

人口不断增加，土地资源又很有限。粮食危机已构成对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最大威胁。国内外有识之士，都在探求如何把人类从这一威胁下解脱出来。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次伟大的“绿色革命”，即变野生稻等植物为栽培作物。水稻作为人类的主食，在中华民族的生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是世界上栽培水稻最早的国家，是人类第一次“绿色革命”的领先者。今天，当人类又一次在为“绿色革命”全力备战的时候，人们梦寐以求的“籼型杂交

水稻”在我国培育成功！它向全世界宣告：伟大的中华民族又一次走在“绿色革命”的前列！

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是世界一大奇迹。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团结奋战的硕果。这硕果的主要培育者是谁呢？他的名字叫：

袁 隆——平！

一、科学家每项发明的灵感，似乎都受到外部世界的启迪，袁隆平的启迪又是什么呢？

研究一番科学家发明的灵感是很有趣的：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了地球吸引力；瓦特在沸水掀动壶盖的启迪下发明了蒸汽机……而袁隆平呢，给予他灵感和启迪的却是可怕的饥饿。

“而立”之年前的袁隆平是没有体验过饥饿的滋味的。

他祖籍江西德安，1930年7月9日（阴历）生于北平，属隆宇辈，取名袁隆平。祖父袁子辉是清朝举人。父亲袁雪安是东南大学（后改名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在平汉铁路局供职。母亲华靖毕业于江苏省镇江教会学校。袁隆平从小便随同父母在北平、武汉、南京、重庆等大城市居住，家庭条件好，何愁“吃穿”二字？

1953年8月，他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同学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袁隆平被分配到湘西南端的安江农校任教。

湘西，对袁隆平来说是两个可怕的字眼。当他还在童年的时候，曾随父母逃难到过湘西，后转道到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定居。当时正处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南京业已沦陷，战事正向长江中部武汉逼近。旧社会的湘西，交通闭塞，

地瘠民穷，数不尽的灾难，数不尽的兵祸，数不尽的劳役。特别是大大小小的土匪头目乘国难之机，凭险要地势，割据一方，称王称霸，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湘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逃难中，袁隆平的父亲几番遭土匪抢劫，弄得囊空如洗，还差点掉了脑袋。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逃到重庆。这一切，给童年的袁隆平印象太深了：可怕的湘西！

谁知十多年后，他偏偏又踏上了这块神奇而带野性的土地。

他是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来到湘西的。来湘西前，在湖南省农业厅，他与管人事的干部有过这样的对话：

“我们研究决定，分配你到安江农校工作。”

“安江在啥子地方？”

“湘西。”

“湘西？同……同志，我，我能不能调换一个学校？”

“为什么？”

“那是个出土匪的地方。”

“那是过去，土匪早已被解放军剿光了。”

“……”

“这是组织的决定，你服从分配吗？”

“……”

那时候的青年人，叫到哪就到哪。袁隆平抓抓平头咬咬牙，认了。

头个月的工资是在厅里领的。为了到湘西不致感到寂寞，他用全部工资买了一把漂亮的小提琴。

1953年秋，袁隆平跨进了安江农校的大门，开始了他从事

农业科学技术教育和研究的生涯。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生，思维敏捷，知识全面。在教学工作中，他是一专多能的多面手，既能教植物学、农作物栽培学、遗传育种学等多门专业课和基础课，又通晓英语，能教俄语。在生活上，他豁达大度，为人坦诚，不工心计，不修边幅。他穿的皮鞋，风里来，雨里去，从不擦油。衣服扣子掉了不补。房子脏了不扫。抽屉里有糖果、瓜子、桔子，还外加臭袜子。更可笑的是，有时上课一时找不到抹布，他就用衣袖擦黑板，引起学生们哄堂大笑。

与他同住一幢宿舍且门当户对的，是一位戴眼镜的老师，大名李效牧，长沙人，个不高，没后脑勺。五十年代时兴学苏联，有人便给他取了个浑名叫“扁脑壳夫”。究其实，浑名专家首推李效牧。此人是全校有名的快活鬼，最擅长给别人取浑名。有位老师爱哼几句京戏，心眼多，又姓曹，就给他取名“曹孟德”。有位女教师性格泼辣，爱管闲事，就给她取名“林十娘”。有位教师肯帮忙，喜串门，就给他取名“龙套大王”。有位教师不苟言笑，道貌岸然，就给他取名“曾员外”……而袁隆平呢，生活散漫，不向修饰，就给他取名“油榨鬼”。

扁脑壳夫取的这些浑名，因人而异，形象具体，因而广为流传。教师之间以浑名相称，既亲热，又诙谐，不但不会生气，反以此为乐事。这也是安江农校轶事一桩。

袁隆平单单瘦瘦，平头，长脸，皮肤黑，颧骨高，貌不惊人。他的“油榨”，他的好吃，他的大度，他的不拘小节，在学校是很有名的。每月的工资，基本上花在吃的上面了。

日月递嬗，物换星移。转眼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就来到。”“一个红薯滚下

坡，河水涨起三尺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但土里生土里长的粮食，远远低于无限膨胀的谎话。

有天早晨，袁隆平去食堂买饭，只见小黑板上写着：“因粮食供应减少，自即日起，食堂只供应稀饭，望广大师生见谅。”不久后，稀饭里面又掺入菜叶、萝卜之类，而且供应有限。对身高1.70米肠胃又极佳的袁隆平来说，吃，成了严重的威胁。

饥饿的恐怖信息接踵传来：

某村村民因吃了观音土（一种质地细腻洁白的泥土），拉不出大便，憋得哭天喊地。

某村村民大部分患了水肿病，死了的人都没人抬上山了。

安江镇油菜园一居民饿得不行，偷挖刚埋下的死婴肉吃，当场被抓获，判刑七年。^①

……

袁隆平终于大彻大悟：这是一场遍布全国来势凶猛的大饥饿。他为此感到震惊和不安。

扁脑壳夫、曹孟德、林十娘不约而同地走了进来。

林十娘尖着嗓子吼：“油榨鬼，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快快搬出来。我的肚子咕咕叫，又在唱空城计了。”

袁隆平抓抓平头，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天天来扫荡，早叫你们洗劫一空了。”

扁脑壳夫双手插腰，学着东洋鬼子的腔调：“他的大大的不老实，糖的饼干的大大的有！”

这股“皇军”翻的翻抽屜，搜的搜口袋——空空如也。

^①鉴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判刑不当，现已由法院改判，宣告无罪。

曹孟德大发感慨：“今天这里放卫星，明天那里放卫星，报纸登，广播喊，说什么密密匝匝的稻穗上，细伢子都可以走得动路。我们都是学农的，为何有这等怪事？”

袁隆平也觉得怪，但一时又难以解释这种怪。

谈着谈着，不觉月照中天，大家饿得更加难受。

扁脑壳夫紧紧裤腰带，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袁隆平灵机一动，来了主意：“我有个办法，可以让诸位饱餐一顿。”

曹孟德、扁脑壳夫、林十娘惊诧地瞪着大眼：“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呀！”

袁隆平笑笑道：“学校菜地里有南瓜，有红薯，我们去搞点来吃，怎么样啊？”

“行吗？”曹孟德疑虑重重。

林十娘火爆爆地说：“那是我们自己种的，怕什么？”

扁脑壳夫大笑：“好主意，好主意。顾了肚皮，顾不得脸皮。”

于是，林十娘在屋里准备煮红薯、南瓜的炊具，袁隆平和曹孟德、扁脑壳夫三人象做贼似的，悄悄走出房门。

月色朦胧，暮霭氤氲。

出校门往左拐，约摸一百公尺处，围墙边有一小块地面，种有红薯和南瓜。没有锄头，他们用双手抠红薯。藤上几个拳头大小的南瓜也全摘了。蓦地传来一阵狗的狂吠。一犬吠影，十犬吠声。袁隆平以为有人来了，赶忙提起竹筐，招呼扁脑壳夫和曹孟德快跑。扁脑壳夫本来就高度近视，加上心急火燎，慌不择路，“扑通”摔倒在地，袁隆平只好搀扶着他跑。

三人总算回到宿舍。一身的尘土，一身的冷汗。他们从娘

肚子里出来还没干过这种羞于出口的事体哟！

林十娘拿来一口锅，可锅是漏的，只好找脸盆代替。红薯南瓜一起煮，没油没盐，可他们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几斤红薯全吃光了，只剩下一些南瓜糊糊，本想留着次日享受，正好这个时候，龙套大王跑了来，他也不讲客气，把剩下的南瓜糊糊一古脑儿吃得精光，连声称贺：“真好吃！真好吃！”

没两天，农校便叫袁隆平带着四十多个学生到黔阳县的牛婆冲劳动锻炼去了。

何谓牛婆冲？其中有个典故。

这地方素有放蛊的习惯。蛊有三种：一是将一只死鸡丢于山上，让蜈蚣、毒蛇将鸡肉吃掉，剩下的骨头，用火焙干，碾成粉末，即蛊；二是将有剧毒的蜈蚣捉来，关在一个铁笼里，任其相互厮杀，最后的幸存者即“毒王”，将其杀死焙干，捶碎，此种最厉害；三是将藏有鱼类的深潭上飘浮的白沫捞起来，放在石上晒干，变成白粉末，亦是蛊，毒性次之。

放蛊的方法，是将蛊藏于指甲内，当倒茶或盛饭时，指甲往下敲敲，就洒于食物中，别人很难发现。中蛊者当时并无不适之处，直至一年半载之后，浑身浮肿，四肢无力，眼睛血红，短则一二年，长则三四年即逝去。

放蛊的对象，一是对仇人，二是对陌生人。牛婆冲原名油菜冲，因放蛊人多，又多是上了一把年纪的妇女，不知从何时起，便被人们呼为牛婆冲。牛婆，是湘西骂女人的一句恶话。

如今，上面偏偏要袁隆平带队去有放蛊习惯的牛婆冲劳动锻炼，袁隆平身上不禁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但又不能不去——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

当时正过苦日子。贫困，就象秋天阴濛濛的雨雾，笼罩在

人们的头上。队里穷得象瘪壳芝麻似的。他亲眼看到：岌岌可危的吊脚楼里，躺着一个个害水肿病的山民；公共食堂的灶台上连锅勺也生了锈；堆堆野菜，大锅清汤，映衬着山民生活的凄苦；山坡上，到处可见刚埋下的黄土新坟；村寨里有的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寒冬腊月只穿着一条褴褛不堪的单裤……

袁隆平和几个学生住在向福财家里。

向福财既无福，又无财。三岁死爹，五岁死娘，无依无靠，是呷“百家饭”（乞讨）长大的，年过五旬，只生了个女儿叫春花。老伴呢，袁隆平来村前三个月得水肿病死了。

慢慢地，袁隆平和向福财混熟了。袁隆平耽心放蛊的事，向福财如实地告诉他哪个是放蛊的，嘱咐他莫进她家的屋。又告诉他，中了蛊也莫怕，有解药。山里有爬岩藤，放肆在嘴里嚼，吞下汁水泻肚子，泻得肠肚空空，就没事了。经向福财这么一讲，袁隆平也就不象先前那样害怕了。

掌灯时分，向福财背着一口袋谷子回来，扔下袋子，跌坐在竹椅子上歇息。

袁隆平问：“这是队里分的口粮？”

向福财摇摇头说：“不，是换的谷种。”

“啥子种？”

“南特号。”

“哪里换的？”

“八面山。”向福财叹了口气，“袁老师，你们学堂里的先生是顶上有灵光的圣人，做田人盼的就是有个好种子哩！”

向福财平平常常的话，却给袁隆平的心沉重的一击。他是教农作物栽培学和遗传育种学的，却没有培育出适合山民种植的好稻种来。向福财为了给队里斟换良种，饿着肚子爬八面

山，一个来回就是八十里哇！

袁隆平正和向福财谈着，五岁的春花悄悄向墙角走了过去，旋即打开口袋，抓起一把谷子便往口里塞。

向福财一看，急忙奔了过去，打了春花一巴掌。骨瘦如柴的春花一声不吭地象一桩木头栽倒下去。

向福财哭喊着抱起春花，颤声说：“春花，这是为队里换来的种子，不能吃啊！”

袁隆平十分难过地抱过春花，面对泪眼汪汪的向福财说，“福财叔，你……你疯啦？怎么这样打孩子？”

向福财用双手使劲捶打着自己的脑袋，牛一般地哭喊着。

面无血色的春花睁开眼，吃惊地望着父亲和袁隆平，费劲地张开口，吐出嘴里的谷子。寡白的嘴唇颤抖着，好像要说什么，可又抖抖擻擻说不出来，只是模模糊糊说着两个可怕的字：

“……我……我我……饿……我……我……我饿……”头一歪，便死在袁隆平的怀中。

“春花！春花！”向福财嘶声裂胆地哭喊着。

袁隆平望着死去的春花，半天，半天，怔怔地呆着。突然间，他嚎啕大哭起来：“春花，春花，你……不该死的啊！”

春花的死，象一把寒光闪闪的锋利匕首，在袁隆平的心上深深地刺着，痛得他要流血了，这孩子是活活饿死的呀！

袁隆平带领学生下乡劳动锻炼，为的是“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这些每天吃“苏打饭”只能吃个半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每天只能吃到“红薯拌草根”的贫下中农在一起，饥饿眼观饥饿眼，叹息人对叹息人。所到之处，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向他们发问：“你们这些农业专家们啊，什么时候才能解除我们的饥饿，让我们不得水肿病，能够填饱肚子呢？”